

陸宣公全集釋義七



庫	文	閣	內
四	四	漢	
函	九	書	
二	四	類	
架	冊	號	

庫	文	閣	內
三	四	漢	
函	九	書	
二	四	類	
架	冊	號	

庫	文	閣	內
三	三	和	
函	八	類	
二	四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38451
冊數	12 (7)
函號	206 67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二 淺草文庫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議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通鑑德宗紀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

實及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辨無復常準吏

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至是楊炎建議作

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

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

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

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

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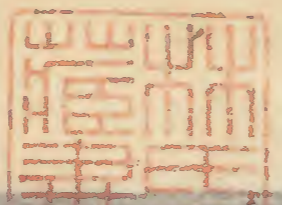
之唐食貨志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唐高祖紀

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調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周禮地官公田九夫為井

陸宣公集

卷之十三



在中孟子勝文公方里而井藉而不稅穀梁傳宜十五年語范註藉此

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孟子趙私田不善則非吏公

田不善則非民穀梁傳宣十五年語范註非責也吏田

勤私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十五年宣

其二今又履其餘復十收其一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

煩丁男一人唐六典戶部二十有授田百畝六典凡天

尺為步二百四十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

入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禮周

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辨十

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以

天下之政書傳奠定也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

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

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

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家語王

之力歲不後代多事其增十之隋食貨志後周大祖創

過三日十有九皆任於役豐年不過旬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

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二尺以其

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二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

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

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

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

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

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

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
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
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
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
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
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
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
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
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乃亾若好
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易繫辭文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
後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

陸宣公集 卷之十三

供億不常左傳隱十一年寡人唯是一二乘急誅求漸

熹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

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

綸又踈竭耗編漢書註編列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

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

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

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

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

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命以

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

陸宣公集

卷之十三

三

周語先王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註恤憂也隱痛也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貨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

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緝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漢文帝詔農天下之木務莫大焉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

准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疇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有司懼有

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久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度支周官屬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徵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克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緡緡往者納緡一疋當錢二千二百文今者納緡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

於一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
 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
 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
 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唐食貨志德宗居奉天儲
畜空窘朱泚既平帝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章
阜有月進李兼有日進裴肅鬻薪炭案紙為進奉得觀
察使宣州判官嚴綬領軍府為進奉為刑部員外郎胡
三省曰遣中使以聖旨就有司宣取財物謂之宣索
 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彙
 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純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
 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微
 文曲成虐旨變徵役以召僱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

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麓計其直以召僱為目
 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
 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
 賦歛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
 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
 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
 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
 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
 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之稅額累加見在疲毗一室
 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
 事七也自至德迄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

弊肅宗至德時安祿山子慶緒殺祿山自立後史思明

因其毒至代宗廣德元年其後吐蕃數入寇僕固懷恩

反引回紇吐蕃大曆時田承嗣反陝州軍亂汴宋軍亂

擾天下擾如麻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

前弊垂愛入節用之旨宜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

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歛

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群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

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絕梗槩

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

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

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

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論語顏淵文鄭玄曰周法十一而稅

謂之徹徹通也哀公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

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

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本論語季氏文漢文恤

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漢文帝紀元年六月令郡國

遠近是以入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

書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

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

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

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

-5 168 35 885" data-label="Text">

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

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廻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有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已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

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中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克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

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寡已差悉令折衷離騷云明

五帝以折中註折中正也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

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

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

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

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道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

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

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

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

火不資於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書洪範

曰水火木金土土爰稼穡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

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

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

之宜歛散弛張必由於是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歛

舊則為歛買之民無貨則賒貫而予之漢食貨志太公

為周立九府國法貨寶於金流於泉太公退又行之於

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歲有凶穰故穀有賢賤

令有緩急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

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

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

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

賦歛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

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續布
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
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
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漢武帝紀元狩四年初算緡錢
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
千錢出算
二十也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
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
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
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
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
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
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

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克公私二途常
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
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
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
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克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
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
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
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
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命所司勘會諸州府
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
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

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
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絲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
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命
之不遷於是其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
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
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
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
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
法行此直稍循命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
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
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

陸宣公集卷之十三

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
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
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
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
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諸色猶言雜料如陰陽筮卜
圖畫功巧造食音聲天文之
流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
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入衆寡
爲差記王制諸侯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食二百
八十人大夫食七十二人士食十人兩漢以
石數多少爲秩漢百官公卿表所謂秩比二千石秩蓋
千石秩六百石之類後漢同之
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
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

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粗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職田解見下文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歛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

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入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錢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其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苛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

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關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通鑑代宗永泰元年平盧節度使希逸好遊畋巫宿於城外軍士閉門不納奉懷玉為帥詔以懷玉知留後賜名正已時李寶臣田承嗣薛嵩李懷仙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自署文武將吏不供貢賦與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昏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雖居藩臣羈縻而已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

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為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記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有
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
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理化既衰則乃反是量出為入不恤所無故

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築用天
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管子輕重湯以七十是

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
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

過二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
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左傳閔二年衛懿公及

績遂滅衛信二年齊桓公封衛于楚丘文公大布之衣
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二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註大布漢文帝接秦項
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高祖崩呂太后

更恐謀

呂氏以危劉氏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入

眼曳綈履革舄漢東方朔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却駿馬

而不御事見上文罷露臺而不修漢文帝紀贊嘗欲作露臺

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赴會漢食貨志衆庶街

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賈捐之傳都

令名賈捐之傳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諱人

陸宣公集 卷之十三 十四

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

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孟子盡心革車二繼以災

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荐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

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舊唐書太宗紀貞觀

元年是夏山東諸州大旱今所在賑恤無出今年租賦

八月關東及河東隴右公邊諸州霜害秋稼是歲關中

至有鬻鬻男女者太宗敦行儉約撫葉作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佚

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舊唐書

御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關內諸州出嚴禁貪殘慎節徭

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唐太宗紀

帝即位年八月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内卑濕請營

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貞觀政要公卿奏曰依

放宮女三千人

樹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宮中卑濕請營一閣以居之

太宗曰朕有氣疾豈宜下濕若遂來請糜費良多豈為

人父母之道也固請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

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

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

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

事此二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

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効也秦始皇據嶭函之

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商子農戰篇曰人主之所以

者農戰也始皇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强宰制天下功

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為六合莫予違

也莊子齊物論六合之外聖人存於是發閭左之戍漢

貨志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里門之左者一切徵太半之賦韋昭曰數三分進諫者謂之宣詭

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

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漢武帝紀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緡者已其算及舟車事見上文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

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見于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為富民侯以示休息漢西域傳

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周武帝建德六年滅北齊隋文帝篡周而立府庫克實

開皇之際理尚廉平葉作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

之文景隋食貨志文帝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

區寡人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蹤盛烈煬帝嗣

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此

此二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入竟致

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

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因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

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

井田之法周禮小司徒經上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

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周禮大司徒令五家

為閭使之相受文選陳琳檄文所愛光五宗註猶懼其

未也又教之族墳墓大司徒族墳墓敬桑梓詩小弁維

恭敬止傳父之所樹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

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孟子滕文公遊惰之

禁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

里謂其所居之宅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周禮小司徒領比法

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雖訓導漸微而檢制

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彛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

必慢於經界孟子滕文公暴君汙吏斯道崇替與時興

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整郡邑

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

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土斷胡三省曰恣人浮流莫克

禁止從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

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

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

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格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

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未

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
遊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
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
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
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
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
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
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
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
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

陸道公集卷之十三

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亾州縣破傷多起於
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
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
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
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
新畝雖闢舊畝反蕪詩傳二歲曰畝人利免租頗亦從
令年限纔滿復爲汚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
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
廢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未附益捶骨瀝
髓墮家取材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入而
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

陸道公集卷之十三

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
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織粟不服春
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
焉然則引入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
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
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
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
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
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
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
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

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
厚矣財必贍焉則蹙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
命有司詳定考績徃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
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
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
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
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
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
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
焉如或人多流亾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
姓所出田租常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

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
 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
 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按量田既自有恒租
 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淳不督課而
 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
 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入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
 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
 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
 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關人力不殫

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
 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
 徭賦繁多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
 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穀梁疏二糜信云艾獲也遠歛穀租上司之
 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
 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
 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
 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征役多故復
 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唐百官宰相事

無不統自開元以後常領他職與諸道觀察使通典至
 故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德之後
 改採訪使為觀察皆并領都團練
 使舉其職例則皆古之刺史云商議更詳定徵稅期

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入俾得
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論語堯曰文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饗
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歎乏之外
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恒懼夫水旱為
敗堯湯被之矣漢食貨志堯有九年陰陽相寇聖何禦
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
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
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二年之蓄曰國非其國
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

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

漢食貨志李悝曰糶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民益勸是故善平
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大孰則止小則發
孰則糶二下孰則糶一使民適足買平則止小則發
小孰之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斂大孰
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斂大孰
餘以補不足也漢置常平之倉漢食貨志宣帝時中
丞耿壽昌令邊郡皆
築倉以糶賤時增其買而糶以利兼公私頗亦為便
農穀貴時減買而糶名曰常平倉

隋氏立制始創社倉隋食貨志開皇五年工部尚書長
孫平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

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交於
當社造倉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
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
以此穀振給自是諸州儲時委積終於開皇人不饑

饑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

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通

負觀初尚書左丞戴胄上言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觀課盡令出穀稍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賑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每有饑饉開倉賑給

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通典高宗武太后數十年

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

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爲義倉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

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語論

文顏淵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

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

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

溢人無菜色王制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

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原庾犬彘厭人之食而

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

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

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

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

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未自遂務

末則其本兼亾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

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

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

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殺梁桓二年五纔償逋債歛穫始畢糒

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遇
荐饑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
售或行丐廩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左傳
三年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
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
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
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
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
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
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
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

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

參軍

唐百官錄事參軍掌付事句稽省署鈔目

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

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
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
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
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
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
遂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
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

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漢梅福傳升平可致張晏使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使一代黎人永無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漢董仲舒傳受祿之家不與民爭業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己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不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民者大夫之意也

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毗庶困窮由此弊也今

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克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

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亾爲日已久頃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命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

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
 聞於書曰無輕入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大甲此理之
 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書
 逸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
 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
 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
 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總及二三
 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
 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
 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說命竊
 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

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
 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
 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三終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四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四

日本 尾張 石川安貞 著

奏議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舊唐書延齡傳陸贄秉政每於延英極論其姦

妄不可令掌財賦德宗以為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云云

十一年三月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 見易泰否彖傳 夫小人之蔽明害理如目之有眯耳之有克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 眯離婁之目 離婁見孟子莊子

陸宣公集 卷之十四 一

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子野師曠則雷霆

蠅電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詩甫田文傳

也而蟲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功臺成九

層公輸班見墨子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

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

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

傷善之蒙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

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上六文疏開國

諸侯美家其功小使之為大夫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泰誓

去邪勿疑大禹謨文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民勞

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曾是培克蕩文傳自伐而

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

歛怨以為德同上箋歛聚羣不逞作怨盜言孔甘亂是

用餽巧言文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青蠅在論語則曰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其國家

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

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左傳文十八年文註實財

也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也蒐隱也慝惡也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

僥倖中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為

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大學臣頃因讀

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

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

耻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

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註不以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匡王室者也以靖謫服讒為

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為行

能可謂堯代之共工書虞書傳稱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

協放勛文思之德書堯典傳勳功也言堯放世之功化疏文思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

敏而鑒其方鳩僝功堯典共工方鳩僝功傳鳩聚僝體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體

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偽家語始誅舉少卯惡曰行僻而堅言偽而

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

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

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

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

辯順非而澤孔子朝政則天討斯得聖化允乎小往大

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

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

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

辨之不早易文言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以

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亾特詔詔一作召延齡

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

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為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

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

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

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

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

就功以勅索為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為稱而不償其
傭都城之中列肆為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
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為
言時有致詰為言舊唐書作有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
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欽怨於人
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
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大府出納皆稟度支文
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
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
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
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

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通典晉有左右藏令北齊亦有左右藏令大唐

因之置左右藏署令左藏掌庫藏錢布帛雜絲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

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襍貨舊唐書有又字

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即

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

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

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數計

兩司中書門下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

定三司中書門下御史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

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

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

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
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穫之功以常賦
之財為羨餘之費用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
者也國之舊唐書府庫用實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
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
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
媚遂於左藏之內肇葉作建六庫之名意欲別貯贏餘
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漢蕭何傳天子以四海為家
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
在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
物暴法以刻斂舊唐書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

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
久連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
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
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放數放數說文疆取也與奪攘同
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陸作無處追尋
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穫
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
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
之司皆耻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
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
利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

年一無所得其為踈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漢王商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毗展轉流弊既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既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稽夫痛憤切於骨體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賸利

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

查本政

要君道文

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

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憂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畧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

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後漢明帝紀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註史記曰太微任居六事六事蓋指吏部禮部戶部兵部刑部工部也亦有他官判書判度支故云六事通典度支使自後雖無亦有他官判書判度支故云六事通典度支使自實代天工書皋陶謨無曠庶官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人其代之傳代天理官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

之足為國耻通鑑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選事悉委侍郎以下過門下省審自春及夏其事乃

畢及揚國忠以宰相領吏部尚書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於私第密定名闕天寶十二載春國忠召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長官皆集尚書都堂選人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中俱在座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繆甚衆無敢言者唐楊國忠傳祿山條上國忠大而延罪二十安祿山傳反范陽詭言奉密詔討楊國忠而延

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隳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閭里陸葉作視公事於

私第盡室飫官厨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叅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

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左傳昭五年震電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輪納之後累月不歸資

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

喧闐常若闐闐張衡西京賦通闐帶闐衢巷列屠治之註市牆曰闐市門曰闐肆邑居成逆旅之津恣欲慢官虐人戮法求之今在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葉作然則非稱職况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以狂躁滿盈既情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

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耻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又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抑文傳善言也箋柔安嘉善也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雖文箋雖和也肅肅敬也助王禘祭百

辟與諸侯也疏王肅云天子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穆穆然以美德為主

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

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懋爾惡相爾矛矣節南山文

箋相視也言欲戰鬪相殺傷也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赫往覆陰女反

赫我出言恃怒又曰諒曰不可覆背善言同上箋善猶大也我

言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言言拒己諫之甚詈下陸葉有言字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

其褊心詩葛屨維是褊心是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

儀式以靖四方詩我將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傳

日施政於天下慎選庶官以貞百度書旅獒不役耳內選則股

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詩板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

也濟濟師師書皋陶謨百僚師法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

致大和易象傳保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

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証隱

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

皆醜媒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况將帥素加委

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

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醜於麾下

漢高祖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憤耻於朝廷惟口起

羞此命文書諒非細故為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

司幸其闕敗茂彼彛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蕃郎吏

時有履道而不為曲葉作撓守官而莫肯脅葉作從遭

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

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

使人憚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

魚然詩蕩魚然于中國箋自矜氣健之貌左傳

也信三十二年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

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過之

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遲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脩

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畧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

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

公私雜畜披猖頗甚披猖與猖披同楚辭何桀紂費損

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

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

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

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

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

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

春夏之際藁結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

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

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

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皆然

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

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

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

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跡尤彰足

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詩云漢耗斁下土韓詩耗惡傳斁敗也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茲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老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文韜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

慮則無也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

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

側媚也書同命便僻側媚傳側媚求愛也以天下之耳目為

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

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

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

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

魏志王修傳忠讜不昭玄德逾邁書舜典玄德升聞傳於時說文讜直言也玄德逾邁玄謂幽潛潛行道德

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

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

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詩卷耳序無險詖私行釋文崔云險

設不正也疏情實不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茲回書

正譽惡為善之辭邪文傳回邪也茲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詩文王

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言邪僻也與天

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書秦誓

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

此相遠豈不以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

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

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

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見于貞觀徵之此說理致

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史

秦本紀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

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

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中以法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

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

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

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

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以也

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

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

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

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

文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記大百姓足

君孰與不足淵論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

陸道公集 卷之十四 十一

利用克克

舊唐書作宣葉同

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

固位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

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大學文無令侵削兆庶以為天子

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記月文蓋為此也殷紂

以貪冒失人而亡殷本紀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周武以散

發得人而昌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則紂之多

藏適所以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

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歛無

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

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

曆志翦群兇師旅繁興徵求寢廣推算侵剝下無聊生

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自晝犯關都邑吐糜恬然不

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虫虫之性靡所不

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

時湯本作是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

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

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

如涸流莊子外物有中道而呼者莊周顧視車轍中有

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

步胡三省曰今之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為辭跪奏

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胡三省

無以其為辭也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

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
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
且無薪烝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
堞呻吟凌風颺冒霜霰踰舊唐書旬而衆無携貳卒能
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
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
無史記註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讐廢之不離
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
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咸象辭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解
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
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樂作賄玩甚沮惟新

之望頗携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議而軍士始怨矣財

聚人散此句記大學文不其然歟旋屬蟲賊內攻翠華南狩奉

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服給獨憑

大順遂復皇都興元元年六月收復京城七月駕還長安是知天子者以得

人為資以蓄義為富人苟歸附何患貧資義苟修崇何

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為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

子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匱匱者農

夫商賈之富也韓詩外傳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奈何以天

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蹙守農商之鄙

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既無成

矣若謂多積可以為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

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欽然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日新盛德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為搏噬擊攫然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

享濟哲之名

書舜典濟深哲智

皇甫集橋之孽行

詩十月之交

父卿士聚子內史橋維師氏箋皇父字聚橋氏

而周厲嬰顛覆之禍

國語周厲王虐國

人謗王王怒告則殺之國人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有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

唐律賊盜諸造畜蠱毒及赦令者絞造蠱者同居家口雖不知情皆

流三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實辟則似為衆

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

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
書堯典載試

職無成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
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
之人書堯典象恭滔天傳貌象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
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為罪
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
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慮實與眾同辨示人不私
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
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
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
之於下釋嫌疑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
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註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

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

陛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

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

非左傳昭二十一年以金礪相須傳說命若金用汝作礪

不為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

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

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論語子事關興亡

固不可忽希旨順默侵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左傳

註既也若又阻抑誰當責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

證只如延齡克安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

陸宣公集 卷之十四 十六

賤品

臣傳昭七年士臣阜阜臣與與臣諠譁談議億萬為

臣諠譁談議億萬為

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與詞參校

比來所聞足鑿人間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周禮太

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

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衡書太甲以伊尹為

阿衡也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

恩隨眾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

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權情下餌讒

口良由舊唐書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

直綢繆帳辰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

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危親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

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毀舊唐書室

而悲鳴詩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予室翹翹益情激

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舊唐書雖已煩

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欵屈原卜居悃欵

也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舊唐書故詞切以微臣

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

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社稷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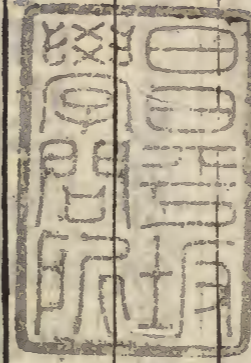
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

誠惶誠恐頓首再拜舊唐書裴延齡傳書奏德宗不悅

子賓

密

陸宣公集釋義卷之十四終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right margin, including the characters 子集 (Shūshū) and 卷 (Volume).

